

集合住宅的都市設計實踐

以「平均律」為例

張景堯

張景堯建築師事務所主持人·建築改革社理事·築生文化協會監事
圖／張景堯建築師事務所提供



緣起

2006年完工的「平均律」集合住宅座落在台南市東興路上，是一個看似平淡，但卻開啟了一個不一樣的設計方法：從都市空間向度出發來思考都市集合住宅的設計。

都市高層集合住宅在房產系統的商業包裝之下，已經不是一個單純的住居環境課題。企劃銷售所編織的是居住使用行為尚未發生的某種虛擬生活情境與想像。它會先架設一個「慾望」的屏幕，引導客戶進入它的異想世界，然後再拉回一個令客戶感受壓力的「現實」，那就是：如果不買就錯失良機！然而建設公司花許多資源在如何將房子賣掉，卻甚少考慮交屋以後長遠的居民生活、鄰里/社群關係以及都市空間的永續經營。

雖然「平均律」的本質仍是一個「建案」，但在設計的過程中，業主與我們有一個共同的信念，相信都市住宅不能自外於都市涵構而獨善其身，必須先從都市設計的角度切入，改變約定成俗的房地產規劃，從長遠的居民生活著眼，打造一個貼近土地與自然的集居環境。

一個都市現象學的運用初探

都市是一個複雜的聚居生活有機體，在這樣一個紛雜的環境裡要置入一個量體龐大的建築物，本來就是一個嚴重的事情。西方的都市設計理論在其相對完善的都市實質環境中，可以有條理的綜演剖析出相當具體的方法，作為實踐的依

據。然而在台灣，「亂中有序」也許是較為樂觀的都市意象，實質上在建築線後面的私領域，是一個各取所需，有時候瀕臨失控的狀態。這種現象述說了一個薄弱的公民社會的狀況。新的房地產開發，更加深了公私領域的敵對關係。高牆深院，戒備森嚴這種反都市的集合住宅設計反而是「安全」與「氣派」的正面說帖。

業主對住宅的期許的描述與諾伯修茲(註1)的住居建築觀有某種程度的契合，「平均律」的規畫實則內孕了我一直心儀的諾伯修茲的建築環境觀(他的現象學建築觀雖可說是西方的形上美學，我則認為反而相當接近東方的概念)。我試著以Topology, Typology 和Morphology(註2)分別來闡述「平均律」的成形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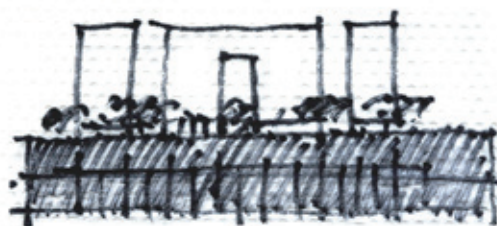


圖1.2 初始手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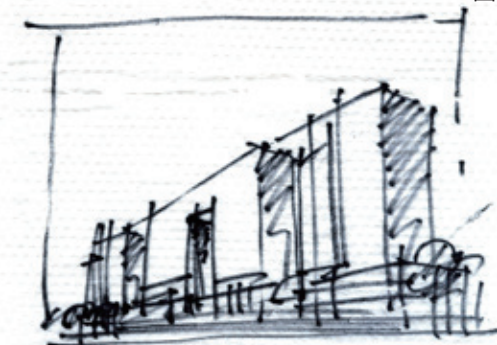




圖3 建築外觀

Topology關心基地的場所精神、都市空間次序構成以及他們與建築的空間組成之間的關係。Typology關心建築的初始原型以及它的衍生與適用性。Morphology關心建築的型態與表徵(圖01,02)。

外部空間構成一場所Topology

平均律 位於台南市東區的成大學區裡，外部空間的構成是住宅社區與中小學校區所編織成的小巷弄社區與零星開展的學校運動場。除了面前的15米東興路外，都市計畫也將另外三側劃為計畫道路，使原本就頗狹長的基地受到道路中心線退10米的進一步限制，在規劃上呈沿街線形展開，嚴重缺乏縱深的特殊基地條件。

狹長的基地呈南北軸向，坐東朝西，夾在兩個不同的使用區，東側為東光國小，西側為老舊住宅社區，有兩條匯入東興路的社區老街，一條在北，遍植烏桕樹，人稱烏桕巷，另一條

在南，為遍植黃蓮木的蘭心巷。蘭心巷正對基地中央，對應基地是處於一個「正沖」的狀態。平均律14層樓的量體對周遭4到7層樓的老社區的影響，讓「平均律」在配置上對街巷尺度格外的在意。狹長的基地無可避免的會讓建築物成為一道大牆，它不僅會是這兩條街永遠的端景，也是東光國小西側的新天際線。

雖然東興路不是穿越性的幹道，具有住宅社區道路的性質，但是典型沿街騎樓式的開發方式除了

會讓建築物緊握者道路建造，同時也會帶進來小零售商家店鋪，這有違我們對「平均律」的初始概念：一個內斂寧靜的，同時對鄰里友善的建築。要內斂寧靜和對鄰里友善，就要退縮建築，釋放沿街道路的空間，讓地面層與都市外部空間能較為緊密的結合，而這個考量，型構了「平均律」的初始架構。

埕的現象學—原型Typology

外部空間的構成以及對都市住宅品質的想望決定了一種初始的配置原型。在這之前還有一個建築的原型，那就是業主所想望的老家的三合院，一個放空的中庭，一個凝聚家族的抽象又具體的「埕」。「平均律」的規模無法重新體現傳統三合院的尺度，而作為場所精神(Genius Loci)的「埕」則必須被喚起(圖04)。

「平均律」在配置計畫上一直以「圍埕」為概念主軸，就像我們的先民對圍出一個能配天地



圖4 放空的地面層景觀配置構想

的「埕」那樣的執著與不懈。業主在「平均律」之前的「何必館」個案，樓高八、九層樓，勉強可圍閤出一個面對竹溪景觀的合院，「平均律」長條基地沒有合院格局與尺度的可能性，但可以從空間佈局的手法來捕捉對庭埕那麼一份憧憬(圖05)。

佈局之一，退縮。基本配置雖然架構上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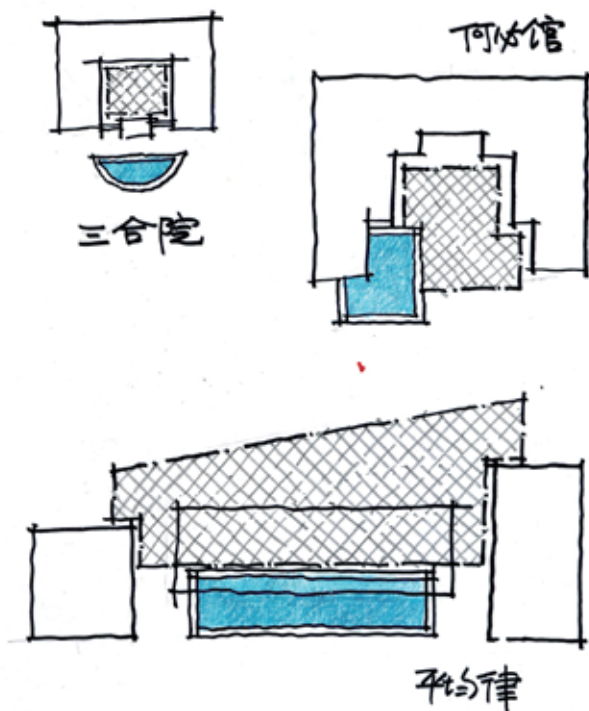


圖5 從三合院到平均律"埕"的空間演譯

棟14層樓住宅(三棟雙戶/層，一棟單戶/層)一字排開，但中段的兩棟從道路做了最可能的退縮，造成一個淺口字形，減緩對都市街道的量體壓力(圖06)。

佈局之二，放空。將中段兩棟的地面層挑高7米，除了梯間外全部放空，形成一個流逸的半戶外公共起居空間，一個大尺度的涼廊(loggia)。這個貫通的空間以東光國小的高牆為背牆(此5.4米高的清水木紋模牆亦為景觀設計的主牆，由業主認養施作)，將空間流動錨定下來。放空同時也是部份的留白，讓住戶的生活有舒展的餘地(圖07)。

佈局之三，水庭。在街道與建築之間的「前庭」部分，一片沿著街面的長水池取代了宣示所有權的地界圍牆。水成了社區與外部空間的微妙介質，它以視覺的穿透性讓都市(人行道)參與社區，也讓社區能回饋給都市一個友善的環境品質(圖9)。

佈局之四，圍閤。在口字形配置兩端的南北兩棟大樓並未從騎樓線退縮，且三層以下以造型版柱結合露台直接臨建築線建築，造成接近本社區時人的尺度上親切的圍聚感。這是居家應有的「迎」的姿態，不全是為了迎賓，而是迎領每一

顆回家的心靈。

無言的建築--表徵Morphology

都市設計上有所謂的背景建築，也就是當不成地標的建築。這是西方英雄式的兩極思維。在都市建築表情上，「平均律」既不算是地標也不能說是背景建築，因為它不以造型變化、天際輪廓線或珍材奇料來跳脫雜陳的都市景象，它也不是講求理性效率的現代主義火柴盒建築。「平均律」追尋一種自然的質地與人文的律動，以清水混凝土來表現14層樓的主體立面，以規律簡約的比例分割來刻劃生活樂章的基本音節(圖8)。

中段的兩棟在12樓以上連成一體，形成面對蘭心巷的一個8米寬38米高的開口，創造了都市街廓裡的一點驚奇，讓平穩的造型有了中心焦點，也讓蘭心巷的端景有一片天空。在此，建築與都市透過佈局與型態表徵有了連結，新建築與舊社區有了空間構成上的相互關照。

清水模的痕跡是混凝土「構築的自然」，重複均質的開窗開口是集居生活共同意識的表徵。就像一個垂直的民居聚落，「平均律」的立面在整體次序中有個別的小天地，均佈的陽台期待的是各戶人家對生活不同的詮釋，不同的花草，不同的窗簾百葉，或不同的風玲聲。

「平均律」的造型並非完全是諾伯修茲所嚮往的「有姿態的建築 figurative architecture」，而是一種簡約的直述語言。我們在吵雜的都市環境語彙中選擇沉默，選擇對應著放空的大埤與一池的清澈(圖6)。



圖6 退縮建築形成寬敞的都市步行空間

結語

「平均律」以住宅大樓的現實條件企圖實現先民對住家那份中執內斂的空間情懷。挑高的涼廊中庭迎接水庭上徐徐微風，體現了周易中孚掛「澤上有風」的中道思想(註3)，柔在內而剛得中，兼顧對都市的開放性與對居家的私密感。期盼「平均律」的完工能對都市集合住宅的都市性與公私領域的設計課題能提供些許的線索。

住宅是組構都市的原料，集合住宅更是形塑都市生活的最大載體。「平均律」企圖藉著公共



圖7 涼廊北端A棟入口前庭



圖8 璞直的立面與入口的"天空之門"



圖10 水庭邊兒童的逗留



圖9 涼廊上的居民晚宴



圖11 端午節水庭上的兒童"龍舟"試航

空間凝聚一種正在急速消逝的居民集體意識。讓居民每天在沒有特定機能設定的清寬的大埕相遇相談相識。在同樣寬大的屋頂平台上，也許是熱鬧的烤肉宴，或是獨享沒有他人的空寂，或是在以大框架為背景的晨間太極的舞動中，一起讓時間孕育一個生活的共同體，讓社區在波光水影、陽光星光、綿綿微風以及東光學童的朗朗讀書聲中慢慢地沉澱出一種風格，一種態度，一種自信(圖9、10、11)。

關心都市環境，從住宅生活空間的探究與體會將會是一個很好的開始。期待在台灣，都市住宅的規劃設計可以成為都市設計論述的一個重要環節，讓好的生活環境能散發感染力，慢慢改變大家習以為常或已然放棄的公共外部空間。

註釋

註1. 諾伯修茲 Christian Norberg-Schulz(1926-2000)，挪威建築師暨建築史學家，對建築現象學有獨到研究。著作甚豐，其中Meaning in Western Architecture，Genius Loci-Towards a Phenomenology of Architecture和Concept of Dwelling等為影響深遠的著作。

註2. 諾伯修茲談建築語言時所舉的三個彼此關聯的「母語」。Morphology是建築的造型或構成方式，Topology是建築的空間次序與組成，Typology是建築的樣式或類型。

註3. 易經第六十一卦，巽上兌下，卦名又稱「風澤中孚」。巽為風，兌為澤，風行水上，意指柔順在內，剛健得到中位。